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日知録卷三

詳校官中書臣賈　鈖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劉國永

日知錄卷三

崑山　顧炎武　撰

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

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子曰雅頌各得其所夫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詩譜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為正經頌也詩之入樂者也邶以下十二國之附於二南之後而謂之風鴟鴞以下六篇之附於豳而亦謂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於小雅民勞以下十三

篇之附於大雅而謂之變雅詩之不入樂者也釋文曰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四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為幽王之變小雅從民勞至桑柔五篇是厲王之變大雅從雲漢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變大雅　正義曰變者雖亦播於樂或無筭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　今按以變雅而播之於樂如衛獻公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是也樂記子夏對魏文侯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朱子曰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

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至變雅則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時政之得失而邶鄘以下則太師所陳以觀民風者耳非宗廟燕享之所用也但据程大昌之辯則二南自謂之南而别立正風之目者非大昌字泰之孝宗時人著詩論一十七篇朱子嘗曰或未見

四詩

周南召南南也非風也豳謂之豳詩亦謂之雅亦謂之頌據周禮籥篇而非風也南豳雅頌為四詩而列國之風附

焉此詩之本序也宋程大昌詩論謂無國風之目然禮記王制言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即謂自邶至曹十二國為風無害

孔子删詩

孔子删詩所以存列國之風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猶古之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而季札聽之以知其國之興衰正以二者之並陳故可以觀可以聽世非二帝時非上古固不能使四方之風有貞而無淫有治而無亂也文王之化被於南國而北鄁殺伐之聲文王不能化

也使其詩尚存而入夫子之删必將存南音以繫文王之風存北音以繫紂之風而不容於没一也是以桑中之篇溱洧之作夫子不删志淫風也叔于田為譽段之辭揚之水椒聊為從沃之語夫子不删著亂本也淫奔之詩録之不一而止者所以志其風之甚也一國皆淫而中有不變者焉則亟録之將仲子畏人言也女曰雞鳴相警以勤生也出其東門不慕乎色也衡門不願外也選其辭比其音去其煩且濫者此夫子之所謂删也

後之拘儒不達此旨乃謂淫奔之作不當録於聖人之經是何異唐太子弘謂商臣弒君不當載於春秋之策乎舊唐書高宗諸子傳黄氏日鈔云國風之用於燕享者惟二南而列國之風未嘗被之樂也夫子之所言正者雅頌而未及乎風也桑中之詩明言淫奔東萊呂氏乃為之諱而指為雅音失之矣真希元文章正宗其所選詩一埽千古之陋歸之正旨然病其以理為宗不得選人之趣且如古詩十九首雖非一人之作而漢代之風略具乎此今以希元之所刪者讀之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何以異乎唐詩山有樞之篇

良人惟古歟枉駕惠前綏蓋亦邙詩雄雉于飛之義牽牛織女意苈大東兎絲女蘿情同車舝十九作中無甚優劣必以坊淫正俗之旨嚴為繩削雖矯昭明之枉恐失國風之義六代浮華固當芟落使徐庾不得為人陳隋不得為代無乃太甚豈非執理之過乎

何彼穠矣

山堂攷索載林氏曰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亦有刺詩不徒西周之詩而東周亦與焉據何彼穠矣之詩可知

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攷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洪氏容齋五筆曰春秋莊公元年當周莊王之四年齊襄公之五年書王姬歸于齊莊公十一年當莊王之十四年齊桓公之三年又書王姬歸于齊莊王為平王之孫則所嫁王姬當是姊妹齊侯之子即襄公桓公二者必居一於此矣說者必欲以為西周之詩於時未有平王乃以平為平正之王齊為齊一之侯與書言寧王同義此妄也毛氏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按成王時齊侯則太公而以武王之女適其子是甥舅為婚周之盛時必無此事逮成王顧命丁公始見於經而去武王三十餘年又必無未笄

之女矣

據詩人欲言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則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姜韓侯取妻則曰汾王之甥蹶父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有容色之盛而無肅雝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唐棣矣然王姬之車胡不肅雝乎是譏之也按此說桓王女平王孫則是其曰刺詩於義未允蓋詩自邶鄘以訖於檜曹皆太師之所陳者也

其中有美有刺若二南之詩則用之為燕樂用之為鄉樂用之為射樂用之為房中樂而鼓鐘之卒章所謂以雅以南春秋傳所謂象箾南籥文王世子所謂胥鼓南者也安得有刺此必東周之後其詩可以存二南之遺音而聖人附之於篇者也且自平王之東周德日以衰矣麥禾之取繻葛之戰幾無以令於兄弟之國且莊王之世魯衛晉鄭日以多故於是王姬下嫁以樹援於强大之齊尋盟府之墜言繼昏姻之夙好且其下嫁之時

猶能修周之舊典而容色之盛禮節之備有可取焉聖人安得不錄之以示興周道於東方之意乎春秋襄十五年書劉夏逆王后于齊亦此意　蓋東周以後之詩得附二南者惟此一篇而已後之儒者乃疑之而爲是紛紛之說是烏知聖人之意哉或曰詩之所言但稱其容色何也曰古者婦有四德而容其一也言其容則德可知矣說苑引書五事一曰貌貌者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　故碩人之詩美其君夫人者至無所不極其形容而野麕之貞亦云有女如玉卽唐人爲妃

主碑文亦多有礜其姿色者洪氏隷釋載郭輔碑云有四男三女咸髙賢姣孋漢魏間人作已如此豈若宋代以下之人以此為諱而不道乎夫婦人倫之本昏姻王道之大下嫁於齊甥舅之國太公之後先王以周禮治諸侯之本也詩之得附於南者以此舍是則東周以後事無可稱而民間之謡刺皆屬之王風矣况二南之與民風其來自別宣王之世未嘗無雅則平王以下豈遂無南或者此詩之舊附於南而夫子不删要亦不異乎鄉者之説也

何彼襛矣以莊王之事而附於召南其與文侯之命以平王之事而附於書一也

邶鄘衛

邶鄘衛本三監之地自康叔之封未久而統於衛矣采詩者猶存其舊名謂之邶鄘衛漢書地理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庸之民於雒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鄘衛者總名也不當分某篇為邶某篇為鄘

其篇為衛分而為三者漢儒之誤以此詩之簡獨多故分三名以各冠之而非夫子之舊也觀小雅六笙詩毛公頗有升降黍離之篇毛公以為王齊詩以為衛則知今詩之次序多出於漢儒也　新序黍離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而作攷之左氏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徳如是是其衛風乎而襄公三十一年北宫文子之言引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此詩今為邶之首篇乃不曰邶而曰衛是知槩言之則曰邶鄘衛專言之則曰衛

一也猶之言殷商言荆楚云爾意者西周之時故有邶鄘之詩及幽王之亡而軼之而大師之職猶不敢廢其名乎然名雖舊而辭則今矣若據漢書言遷邶鄘之民於雒邑則成王之世已無

邶鄘

邶鄘之亡久矣故大師但有其名而三國同風無非衛人之作檜左傳作鄶之亡未久而詩尚存故别於鄭而各自為風匪風之篇其西周未亡之日乎曰誰將西歸是鎬京尚存故鄭氏譜以為當夷王厲王之時蘇氏以檜詩皆為鄭作非也

邶鄘衛三國也非三監也殷之時邦畿千里周則分之為三國今其相距不過百餘里如地理志所言於百里之間而立此三監又并武庚而為一監皆非也宋陳傅良止齋集答黄文叔書以為自荆以南蔡叔監之管叔河南霍叔河北蔡故蔡國管則管城霍所謂霍太山也其縣地廣不得為邶鄘衛也

黎許二國

許無風而載馳之詩録於鄘黎無風而式微旄丘之詩

録於邶聖人闡幽之旨興滅之心也

諸姑伯姊

泉水之詩其曰諸姬猶碩人之庶姜古之來媵而爲姪娣者必皆同姓之國其年之長幼序之昭穆則不可知也故有諸姑伯姊之稱猶禮之言伯父伯兄也貴爲小君而能謙以下其衆妾此所謂其君之袂不如其娣者矣

王事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凡交於大國朝聘會盟征伐之事謂之王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鄭子展曰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喪大記曰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又曰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其國之事謂之政事

朝隮于西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朱子引周禮十煇注以隮為虹是也謂不終朝而雨止則未然諺曰東虹晴西虹雨其雨者雨也蓋虹蜺雜亂之交無論雨晴而皆非天地之正氣楚

襄王登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所謂朝雲者也

王

邶鄘衛王列國之名其始於成康之世乎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而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其采於商之故都者則繫之邶鄘衛其采於東都者則繫之王王亦周初大師之本名馬永卿述元城劉先生之言亦謂邶鄘衛本商之畿内故序王之上其采於列國者則各繫之其國至驪山之禍先王之詩率已闕軼而孔子所録者皆平王以後之詩此變風之所由名也詩雖變而

大師之本名則不敢變此十二國之所以猶存其舊也先儒謂王之名不當儕於列國而為之說曰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晉范甯春秋穀梁傳序誤矣

自幽王以上大師所陳之詩亡矣春秋時君卿大夫之賦詩無及之者此孔子之所不得見也是故詩無正風二南也豳也小大雅也皆西周之詩也至於幽王而止其餘十二國風則東周之詩也王者之惟何彼穠矣為平王以後之詩迹熄而詩亡西周之詩亡也詩亡而列國之事迹不可

得而見於是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出焉是之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也周頌西周之詩也魯頌東周之詩也成康之世魯豈無詩而今亦已亡矣故曰詩亡列國之詩亡也其作於天子之邦者以雅以南以豳以頌則固未嘗亡也

日之夕矣

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當歸之時也至是而不歸如之何勿思也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日之夕矣而不來則其婦思之矣朝出而晚歸則其母望之矣列女傳夜居于外則其友弔之矣檀弓於文日夕為退說文繫傳是以樽罍無卜夜之賓衢路有宵行之禁故曰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曾子問至於酒德衰而酣身長夜宮邪作而昏夜乞哀天地之氣乖而晦明之節亂矣

大車

豈不爾思畏子不敢民免而無恥也雖速我訟亦不女

從有恥且格也

鄭

自邶至曹皆周初大師之次序先邶鄘衛殷之故都也次之以王周東都也何以知其為周初之次序邶鄘也晉而謂之唐也皆西周之舊也惟鄭乃宣王所封中興之後始立其名於大師而列於諸國之先者鄭亦王畿之内也故次於王也桓公之時其詩不存故首緇衣也

楚吳諸國無詩

吳楚之無詩以其僭王而刪之與非也太師之本無也楚之先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惟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而周無分器（左氏昭公十二年傳）岐陽之盟楚為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而不與盟（晉語）是亦無詩之可采矣況於吳自壽夢以前未通中國者乎滕薛之無詩微也若乃虢鄶皆為鄭滅而虢獨無詩陳蔡皆列春秋之會盟而蔡獨無詩有司失其傳爾

自周南至豳統謂之國風此先儒之誤程泰之辨之詳矣豳詩不屬於國風周世之國無豳此非大師所采周公追王業之始作爲七月之詩兼雅頌之聲而用之祈報之事周禮籥章逆暑迎寒則歙豳詩祈年於田祖則歙豳雅祭蜡則歙豳頌雪山王氏曰此一詩而三用也

謂籥章之豳詩以鼓鐘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笙師歙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凡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也眡瞭播鼗擊頌磬笙磬凡四器以頌器之聲合籥也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此用七月一詩特其以器和聲有不同爾

鴟鴞以下或周公之

作或為周公而作則皆附於豳焉雖不以合樂然與二南同為有周盛時之詩非東周以後列國之風也故他無可附

言私其豵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後私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先私而後公也自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為之禁非惟弗禁且從而恤之建國親侯胙土命氏畫井分田合天

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為王政也至於當官之訓則曰以公滅私然而禄足以代其耕田足以供其祭使之無將母之嗟室人之讁又所以恤其私也此義不明久矣世之君子必曰有公而無私此後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訓矣

承筐是將

君子不親貨賄束帛戔戔實諸筐篚非惟盡飾之道亦所以遠財而養恥也萬歷以後士大夫交際多用白金

乃猶封諸書册之間進自閽人之手令則親呈坐上徑出懐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話無非此物衣冠而為囊槖之寄朝列而有市井之容若乃拾遺金而對管寧倚被囊而酬温嶠曾無媿色了不關情固其宜也然則先王制為筐篚之文者豈非禁於未然之前而示人以遠財之義者乎以此坊民民猶輕禮而重貨

鼜無不宜

鼜無不宜宜室家宜兄弟宜子孫宜民人也吉蠲為饎

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夫使機智日生而姦僞萌起上下且不相安神奚自而降福乎有起信險膚之族則高后崇降弗祥有譸張為幻之民則嗣王罔或克壽是故有道之世人醇工龎商樸女童上下皆有嘉德而至治馨香感於神明矣然則祈天永命之實必在於觀民而斲

雖為樸其道何由則必以厚生為本

羣黎庶人也百姓百官也民之質矣㷀百官與庶人而言猶曰人之生也直也

小人所腓

小人所腓古制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廏養五人樵汲五人見司馬法隨車而動如足之腓也傳曰腓辟也箋曰腓當作芘皆未是步乘相資短長相衛行止相扶此所以為節制之師也繻葛之戰鄭原繁高

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乘彌縫卒不隨車遇闕即補斯已異矣古時嘗陳遇闕處仍以車補周禮車僕掌闕車之萃注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左傳宣公十二年大卤之師楚子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注游車補闕者魏舒請毀車以為行伍乘為三伍注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為伍分為三伍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專任步卒以取捷速然亦必山林險阻之地而後可用也步不當騎於是趙武靈王為變服騎射之令而後世因之所以取勝於敵者益輕益速

而一敗塗地亦無以自保然後知車戰之為謀遠矣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車戰之時未有斬首至於累萬者車戰廢而首功興矣先王之用兵服之而已不期於多殺也殺人之中又有禮焉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不亦宜乎宋沈括對神宗言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

變雅

六月采芑車攻吉日宣王中興之作何以為變雅乎采芑傳曰言周室之强車服之美也言其强美斯劣矣正義曰名生於不足觀夫鹿鳴以下諸篇其於君臣兄弟朋友之間無不曲當而未嘗有夸大之辭大雅之稱文武皆本其敬天勤民之意至其言伐商之功盛矣大矣不過曰會朝清明而止然則宣王之詩不有侈於前人者乎如韓奕之篇尤侈一傳而周遂亡嗚呼此太子晉所以謂自我先王

厲宣幽平而貪天禍固不待沔水之憂祈父之刺而後見之也

大原

薄伐玁狁至於大原毛鄭皆不詳其地其以為今太原陽曲縣者始於朱子呂氏讀詩記嚴氏詩緝並云而愚未敢信也古之言大原者多矣若此詩則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大原可得而明也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开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羌於

涇陽注涇陽縣屬安定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大原當即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為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爾唐書原州平涼郡治平高廣德元年沒吐蕃節度使馬璘表置行原州於靈臺之百里城貞元十九年徙治平涼元和三年又徙治臨涇大中三年收復關隴歸治平高計周人之禦玁狁必在涇原之間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國語宣王料民于大原亦以其地近邊而為禦

戎之備必不料之於晉國也又按漢書賈捐之言秦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大原而天下潰畔亦是平涼而非晉陽也漢武帝始開朔方郡故秦但有隴西北地上郡而止若晉陽之太原則其外有雁門雲中九原不得言不過也若書禹貢既修大原至于岳陽春秋晉荀吴帥師敗狄于大原及子産對叔向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則是今之晉陽而豈可以晉之大原為周之大原乎司馬相如上林賦布濩閎澤延蔓太原阮籍東平賦長風振厲蕭條太原高平曰原盖古人之通稱也吾讀竹書紀年而知周之世有戎禍也盖始於穆王之

征犬戎六師西指無不率服於是遷戎於太原以十七年

黷武之兵而為徙戎之事懿孝之世戎車屢征至夷王七年虢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於俞泉獲馬千匹則是昔日所內徙者今為寇而征之也宣王之世雖號中興三十三年王師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八年伐條戎奔戎王師敗逋三十九年伐姜戎戰於千畝王師敗逋四十年料民於太原其與後漢西羌之叛大略相似幽王六年命伯士帥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逋後漢書西羌傳並用此

嚴尤以為周得中策蓋不攷之言於是關中之地戎得以整居其間而陝東之申侯至與之結盟而入寇自遷戎至此一百七十六年周語申繒西戎方强王室方騷蓋宣王之世其患如漢之安帝也幽王之世其患如晉之懷帝也其自貽伊戚古今同慨焉而三川之震檿弧之謠皆適會其時者也然則宣王之功計亦不過唐之宣宗而周人之美宣亦猶魯人之頌僖也事劣而文侈矣書不盡言是以論其世也如毛公者豈非獨見其情於意言之表者哉竹書紀年自共和以後多可信蓋亦必有所傳其前

則好事者為之爾

莠言自口

莠言穢言也若鄭享趙孟而伯有賦鶉奔之詩是也君子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狎侮之態不及於小人謔浪之辭不加於妃妾自世尚通方人安媟慢宋玉登牆之見淳于滅燭之歡遂乃告之君王傳之文字忘其穢論敘為美談以至執女手之言發自臨喪之際原壤齧妃脣之詠宣於侍宴之餘郭舍人於是搖頭

而舞八風祝欽明連臂而歌萬歳閻知微去人倫無君子而國命隨之矣

臧孫紇見衛侯于郲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以糞土喻其言猶詩之莠言也

皇父

王室方騷人心危懼皇父以柄國之大臣而營邑于向左傳隱十一年解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在今濟源縣界於是三有事之多藏者隨

之而去矣庶民之有車馬者隨之而去矣蓋亦知西戎之已偪而王室之將傾也以鄭桓公之賢且寄帑於虢鄶則其時之國勢可知然不顧君臣之義而先去以為民望則皇父實為之首昔晉之王衍見中原已亂乃說東海王越以弟澄為荆州族弟敦為青州謂之曰荆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鄙夫之心亦千載而符合者乎

握粟出卜

古時用錢未廣詩書皆無貨泉之文而問卜者亦用粟漢初猶然史記日者傳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孔氏曰私人皂隸之屬也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故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周之衰也政以賄成而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左氏襄公十年傳又其甚也私人之子皆得進而服官而文武周公之法盡矣俟人而赤芾曹是以亡不狩而縣貆魏是以削

賤妨貴小加大古人列之六逆又不但仍叔之子譏其年弱尹氏之𡣕刺其材瑣而已自古國家吏道雜而多端未有不趨於危亂者舉賢材慎名器豈非人主之所宜兢兢自守者乎

不醉反恥

彼醉不臧不醉反恥所謂一國皆狂反以不狂者為狂也以箕子之忠而不敢對紂之失日韓非子況中材以下有不尤而效之者乎卿士師師非度此商之所以亡蘭

並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此楚之所以六千里而為讎人役也是以聖王重特立之人而遠苟同之士保邦于未危必自此始

上天之載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君子所以事天者如之何亦曰儀刑文王而已其儀刑文王也如之何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而已

王欲玉女

民勞本召穆公諫王之辭乃託為王意以戒公卿百執事之人故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猶之轉子于恤而呼祈父從事不均而怨大夫所謂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也豈亦監謗之時疾威之日不敢指斥而為是言乎然而亂君之國無治臣焉至於我即爾謀聽我囂囂則又不獨王之愎諫矣

夸毗

天之方懠無為夸毗釋訓曰夸毗體柔也後漢書崔駰傳注夸毗謂佞人足恭善為進退天下惟體柔之人常足以遺民憂而召天禍夏侯湛有云居位者以善身為靜以寡交為慎以弱斷為重以怯言為信白居易有云以拱默保位者為明智以柔順安身者為賢能以直言危行者為狂愚以中立守道者為凝滯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鮮執咎之臣自國及家寖而成俗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賈悔尤且慎默積於中則職事廢於

外强毅果斷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謂率職而居正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行法者不通於事變是以殿最之文雖書而不實黜陟之典雖備而不行長慶集策羅點有云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沈則曰有量衆皆黙已獨言則曰沽名衆皆濁已獨清則曰立異宋史本傳觀三子之言其於末俗之敝可謂懇切而詳盡矣至於佞諂日熾剛克消亡朝多沓沓之流士保容容之福苟由其道無變其俗必將使一國之人皆化為巧言令色孔壬而

後已然則喪亂之所從生豈不階於夸毗之輩乎樂天作胡旋女詩曰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圓轉是以屈原疾楚國之士謂之如脂如韋而孔子亦云吾未見剛者

流言以對

彊禦多懟即上章所云彊禦之臣也其心多所懟疾而獨竊人主之情深居禁中而好聞外事則假流言以中傷之若二叔之流言以間周公是也夫不根之言何地蔑有以斛律光之舊將而有百升明月之謠以褒度之

元勳而有坦腹小兒之誦所謂流言以對者也如此則寇賊生乎內而怨詛興乎下矣郤宛之難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所謂侯作侯祝者也孔氏疏采苓曰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也可不慎哉

申伯

申伯宣王之元舅也立功於周而吉甫作崧高之誦其孫女為幽王后無罪見黜申侯乃與犬戎攻殺幽王竹書紀年宣王四十一年王師敗于申則宣王之末申侯已叛乃未幾而為楚所病戍申

之詩作焉當宣王之世周興而申以强當平王之世周衰而申以弱至莊王之世而申為楚縣矣左傳哀公十七年言楚文王縣申二舅之於周功罪不同而其所以自取如此宋左師之告華亥曰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與女何有讀二詩者豈徒論二王之得失哉

德輶如毛

德輶如毛即輶車鸞鑣之輶言易舉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

不足者

韓城

水經注聖水逕方城縣故城北又東南逕韓城東詩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寒號非也魏書地形志范陽郡方城縣有韓侯城　按史記燕世家易水東分為梁門今順天府固安縣有方城村即漢之方城縣也水經注亦云濕水逕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是所謂奕奕

梁山者矣舊說以韓國在同州韓城縣曹氏曰武王子初封於韓其時召襄公封於北燕實為司空王命以燕衆城之竊疑同州去燕二千餘里即令召公為司空掌邦土量地遠近興事任力亦當發民於近甸而已豈有役二千里外之人而為築城者哉召伯營申亦曰因是謝人齊桓城邢不過宋曹二國而召諸庶殷攻位蔡氏以為此遷洛之民無役紂都之理此皆經中明證大全載朱子之言亦以此為不可曉況其追其貊乃東北之夷而蹶父之靡國

不到亦似謂韓土在北陲之遠也又攷王符潛夫論曰昔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其後韓西亦姓韓為衛滿所伐遷居海中漢時去古未遠當有傳授今以水經注為定

按毛傳梁山韓城皆不言其地鄭氏箋乃云梁山今在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為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為邑名焉左傳富辰言邘晉應韓武之穆也竹書紀年平王十四年晉人滅韓按左傳傳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上言涉河下言及韓又曰寇深矣是韓在河東亦非今之韓城也故杜氏解

但云韓晉地文公十年晉人伐秦取少梁始得今韓城之地益明戰于韓非此也至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則鄭已自知其說之不通故訓燕為安而曰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惟王肅以梁山為涿郡方城縣之山而以燕為燕國孫毓亦云今於梁山則用鄭說於燕則用王說二者不可兼通而又巧立召公為司空之說可謂甚難而實非矣又其追其貊鄭以經傳說貊多是東夷故職方掌四夷九貉即貊字鄭志答趙商云九貉即九夷也又秋官貉隸注云征東北

夷所獲而漢時所謂濊貊者皆在東北史記貨殖傳燕東綰濊貊朝鮮真番之利　漢書武帝紀注服虔曰濊貊在辰韓之北高句麗沃沮之南東窮於大海因於箋末添二語云其後追也貊也為玁狁所逼稍稍東遷此又可見康成之不自安而遷就其說也

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如山之苞營法也如川之流陳法也古之善用師者能為營而後能為陳故曰師出以律又曰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管子霸國之謀且猶作內政以

寄軍令使之耳目素習心志素定如山之不可動揺然後出而用之若決水於千仞之谿矣

不弔不祥

威儀之不類賢人之喪亡婦寺之專横皆國之不祥而日月之眚山川之變鳥獸草木之妖其小者也傳曰人無釁焉妖不自作故孔子對哀公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為俗之不祥家語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而

武王勝殷得二俘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一俘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一俘對曰此則妖也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呂氏春秋　書載箕子之言亦曰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自余所逮見五六十年國俗民情舉如此矣不教不學之徒滿於天下而一二稍有才知者皆少正卯鄧析之流是豈待三川竭而悲周岷山崩而憂漢哉書曰習與性成詩云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識時之士所以

引領於哲王繫心於耇德也

駉

魯僖公儉以足用寛以愛民務農重穀而有駉牧之盛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而有騋牝三千之多然則古之馬政皆本於田功也吾未見廏有肥馬野有餓莩而能國者也

實始翦商

太王當武丁祖甲之世殷道未衰何從有翦商之事僖

公之世距太王已六百餘年作詩之人特本其王迹所基而侈言之爾猶泰誓之言命我文考肅將天威也猶康誥之言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也亦後人追言之也張子曰一日之間天命未絶猶是君臣

玄鳥

讀經傳之文終商之世無言祥瑞者而大戊之祥桑高宗之雊雉惕於天之見妖而修德者有二焉則知監於夏王之矯誣上天而慄慄危懼葢湯之家法也簡狄吞

卵而生契不亦矯誣之甚乎毛氏傳曰玄鳥鳦鳥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可以破史遷之謬矣

敷奏其勇

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苟非大受之人驟而當天下之重任鮮不恐懼而失其守者此公孫丑所以有動心之問也升陑伐夏創未有之事而不疑可謂天錫

之勇矣何以能之其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之謂乎湯武身之也學湯之勇者宜何如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近之矣

魯頌商頌

詩之次序猶春秋之年月夫子因其舊文述而不作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廟魯之頌頌其君而已而列之周頌之後者魯人謂之頌也鄭氏曰襄公時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之然春秋列國卿大夫賦詩無及此四篇者世儒謂夫子尊魯而進之為

頌是不然魯人謂之頌夫子安得不謂之頌乎為下不倍也春秋書公書郊禘亦同此義孟子曰其文則史不獨春秋也雖六經皆然今人以為聖人作書必有驚世絶俗之見此是以私心待聖人世人讀書如王介甫纔入貢院而一院之事皆欲紛更宋史張方平傳此最學者之大病也

列國之風何以無魯大師陳之固曰魯詩不謂之頌矣孔子魯人也從魯而謂之頌此如魯史之書公也然而

泮水之文則固曰魯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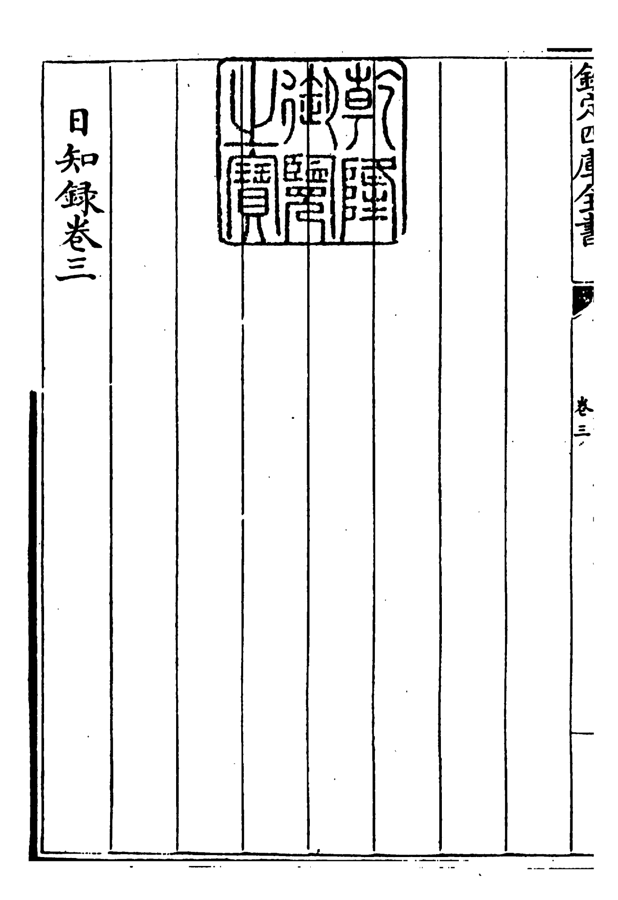
商何以在魯之後曰草廬吳氏嘗言之矣大師所職者當代之詩也商則先代之詩故次之周魯之後汲冡周書伊尹朝獻商書附於王會解之後即其例也

詩序

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滅之幽王之詩也而次於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於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

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菽十詩皆為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於後緑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作擊鼓國人怨周吁而作也而次於前朱子日月傳曰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渭陽秦康公為太子時作也而次於後黄鳥穆公薨後事也而次於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故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之詩十月之交有艷妻之云自當是幽王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而左氏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

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為武而其三為賚其六為桓章次復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為采蘋舊在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矣



日知録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日知録卷四

詳校官中書臣賈鋑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李逢堯

日知錄卷四　　崑山顧炎武　撰

魯之春秋

春秋不始於隱公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左傳昭公二年）蓋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於中世當周之盛朝覲會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禮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孟子雖言詩亡然後春秋作然不應伯禽至孝公三百五十年全無

紀載自隠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於是孔子懼而脩之自惠公以上之文無所改焉所謂述而不作者也自隠公以下則孔子以巳意脩之所謂作春秋也然則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從之者也惜乎其書之不存也

春秋闕疑之書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史之闕文聖人不敢益也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

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以聖人之明千歳之日至可坐而致豈難考歴布算以補其闕而夫子不敢也況於史文之誤而無從取正者乎況於列國之事得之傳聞不登於史策者乎左氏之書成之者非一人録之者非一世可謂富矣而夫子當時未必見也史之所不書則雖聖人有所不知焉者且春秋魯國之史也即使歴聘之餘必聞其政遂可以百二十國之寶書増入本國之記注乎成公十三

公會諸侯伐秦下正義曰經文依史官策書策書所無故經文遂闕也傳文采於簡牘簡牘先有故傳文獨存也若乃改葬惠公之類不書者舊史之所無也曹大夫宋大夫司馬司城之不名者闕也齊崔氏出奔衛去名而書族宋殺其大夫山去族而書字疑皆前史之闕鄭伯髡頑楚子麇齊侯陽生之實弑而書卒者傳聞不勝簡書是以從舊史之文也邵氏曰赴以卒則卒赴以弑則弑弑而赴以卒其弑也傳聞云爾也傳聞不勝簡書是以書卒以待察也比之疑獄左氏出於獲麟之後網羅浩博實夫子之所未見乃後之儒者似謂已有此書夫子據而筆削之即左氏之解經於所

不合者亦多曲為之說而經生之論遂以聖人所不知為諱是以新說愈多而是非靡定故今人學春秋之言皆郢書燕說而夫子之不能逆料者也子不云乎多聞闕疑慎言其餘豈特告子張乎脩春秋之法亦不過此

春秋因魯史而脩者也左氏傳采列國之史而作者也故所書晉事自文公主夏盟政交於中國則以列國之史參之而一從周正自惠公以前則間用夏正其不出於一人明矣其謂賵仲子為子氏未薨平王崩為赴以

庚戌（先壬戌十二日）陳侯鮑卒為再赴似皆揣摩而為之說

三正

三正之名見於甘誓蘇氏以為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丑為正者其來尚矣微子之命曰統承先王脩其禮物則知杞用夏正宋用殷正若朝覲會同則用周之正朔其於本國自用其先王之正朔也獨是晉為姬姓之國而用夏正則不可解（三正之所以異者疑古之分國各有所受故公劉當夏后之世而一之日二之日已用建子為紀晉之用寅其亦承唐人之舊與　舜典協時月正日即協比不齊之時月

杜預春秋後序曰晉太康中汲縣人發其界内舊冢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今攷春秋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弑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之十一月十一年晉殺其大夫丕鄭父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經書十有一

月壬戌而傳則為九月壬戌經傳之文或從夏正或從周正所以錯互如此羅泌以為傳據晉史經則周歷與史記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乃秋七月之誤正同僖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虢公醜奔京師而卜偃對獻公以為九月十月之交襄公三十年絳縣老人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長歷推之為魯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此又晉人用夏正之見於傳者也

僖公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杜氏注文公定位而後

告夫不告文公之入傳曰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而告惠公之薨以上年之事為今年之事新君入國之日反為舊君即世之年非人情也疑此經乃錯簡當在二十三年之冬傳曰九月晉惠公卒晉之九月周之冬也蓋懷公遣人來告

隱公六年冬宋人取長葛傳作秋劉原父曰左氏日月與經不同者丘明作書雜取當時諸侯史策之文其用三正參差不一往往而迷故經所云冬傳謂之秋也玫宋用殷正則建酉之月周以為冬宋以為秋矣

桓公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作春劉原父曰傳所据者以夏正紀時也

文公十六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經在九月傳作七月隱公三年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若以為周正則麥禾皆未熟四年秋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亦在九月之上是夏正六月禾亦未熟注云取者蓋芟踐之終是可疑按傳中雜取三正多有錯誤左氏雖發其例於隱之元年曰春王周正

月而閏有失於攺定者文多事繁固著書之君子所不能免也

閏月

左氏傳文公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歴過也再失閏矣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歴過也並是魯歴春秋時各國之歴亦自有不同者經特據魯歴書之耳史記秦宣公享國十二年初志閏月此各國歴法不同之一證成公十八

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上年閏月上有十二月

哀公十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

衛侯輒來奔傳在上年閏月上有冬皆魯失閏之證杜以

為從告非也

史記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則以魯歷

為周歷非也平王東遷以後周朔之不頒久矣故漢書

律歷志六歷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其於左氏之

言失閏皆謂魯歷蓋本劉歆之說五行志周衰天子不班朔魯歷不正置閏

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

王正月

廣川書䟦載晉安鼎銘曰惟王十月乙亥集古録博古圖載此鼎並作王九月而論之曰聖人作春秋於歲首則書王說者謂謹始以正端今晉人作鼎而曰王十月是當時諸侯皆以尊王正為法不獨魯也李夢陽言今人往往有得秦權者亦有王正月字以是觀之春秋王正月必魯史本文也言王者所以别於夏殷並無他義劉原父以王之一

字為聖人新意非也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於此見之博古圖載周仲偁父鼎銘曰維王五月初吉丁亥齊侯鎛鐘銘曰維王五月辰在戊寅敔敦銘曰維王十月

趙伯循曰天子常以今年冬班明年正朔於諸侯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於廟所謂稟正朔也故曰王正月

左氏傳曰元年春王周正月此古人解經之善後人辨之累數百千言未明者傳以一字盡之矣

未為天子則雖建子而不敢謂之正武成惟一月壬辰是也傳一月周之正月猶豳詩言一之日已為天子則謂之正而復加王以别於夏殷春秋王正月是也

春秋時月並書

春秋時月並書於古未之見攷之尚書如泰誓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金縢秋大熟未穫言時則不言月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武成惟一月壬辰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召誥三月惟丙

午朏多士惟三月多方惟五月乙亥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言月則不言時朱文公答林擇之亦有古文例不書時之說其他鐘鼎古文多如此春秋獨並舉時月者以其為編年之史有時有月有日多是義例所存不容於闕一也或疑夫子特筆是不然舊史既以春秋為名自當書時且如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不容二年書春元年乃不書春是知謂以時冠月出於夫子者非也

建子之月而書春此周人謂之春矣後漢書陳寵傳曰天正建子周以為春元熊朋來五經說曰陽生於子即

為春陰生於午即為秋此之謂天統

謂一為元

楊龜山荅胡康侯書曰蒙録示春秋第一段義所謂元者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其說似太支離矣恐改元初無此意此本之漢書董仲舒傳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

三代正朔如忠質文之尚循環無端不可增損也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

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為冬至其辰為丑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為首周環五行之道也周據天統以時言也商據地統以辰言也夏據人統以人事言也故三代之時惟夏為正謂春秋以周正紀事是也正朔必自天子出改正朔恐聖人不為也若謂以夏時冠月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以夏時言之則十月隕霜乃其時也不足為異周十月乃夏之八月若以夏時冠月當曰秋十月也熊朋來亦云若依夏時周月之說則

正月二月須書冬而三月乃可書春爾

五代史漢本紀論曰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爾孔子未脩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記事先後遠近莫不以歲月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元吳萊本此作改元論其謂一為元葢古人之語爾及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為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為重事徐無黨注曰古謂歲之一月亦不云一而曰正月國語言六呂曰元間大呂周易列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數多

不言一不獨謂年為元也呂伯恭春秋講義曰命日以元虞典也（書月正元日）命祀以元商訓也（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年紀日辰之首其謂之元葢已久矣豈孔子作春秋而始名之哉說春秋者乃言春秋謂一為元殆欲深求經旨而反淺之也

改月

三代改月之證見於白虎通所引尚書大傳之言甚明其言曰夏以孟春月為正殷以季冬月為正周以仲冬

月為正正即正月夏以十三月為正色尚黑以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色尚白以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色尚赤以夜半為朔不以二月後為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周以十一月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一月矣殷以十二月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二月矣夏以十三月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三月矣洪邁曰十三月者彖十二月而言即正月也胡氏引伊訓太甲十有二月之文以為商人不改月之證與孔傳不合亦未有明據伊訓惟元

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傳曰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傳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未嘗以十二月為歲首

胡氏又引秦人以亥為正不改時月為證則不然漢書高帝紀春正月注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叔孫通傳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曰漢時尚以十月為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當是建

申之月劉攽曰按歴太白辰星去日率不過一兩次今十月而從歳星於東井無是理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秦之十月今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歳星也按此足明記事之文皆是追改惟此一事失於追改遂以秦之十月為漢之十月耳夫以七月誤為十月正足以為秦人改月之證胡氏失之

天王

尚書之文但稱王春秋則曰天王以當時楚吳徐越皆僭稱王故加天以别之也趙子曰稱天王以表無二尊是也

邾儀父

郳儀父之稱字者附庸之君無爵可稱若直書其名又非所以待鄰國之君也故字之詩序車鄰美秦仲也孔子曰秦仲以字配國者附庸未得爵命無謚可稱畢於子男而進於夔夷之國郳犂來介與葛盧書名蕭叔朝公杜解叔名非也同一例也左氏曰貴之公羊曰褒之非矣此亦史家常例非舊史書邾克而夫子改之為儀父也

邾儀父稱字附庸之君也郳犂來來朝稱名下矣介葛盧來不言朝又下矣白狄來略其君之名又下矣

仲子

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曰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仲子也文公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曰僖公成風者僖公之母成風也（猶晉簡文帝母會稽王太妃鄭氏之稱簡文宣太后國學明教臧燾所謂繫子為稱兼明貴之所由者也）穀梁傳曰母以子氏（注妾不得體君故以子為氏按妾不得體君儀禮傳文）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此說得之左氏以為桓公之母桓未立而以夫人之禮尊其母又未薨而賵皆遠於人情不可信（公羊亦以為桓公之母惠公之妾繫妾於君較之繫母於子義則短矣）所以然者以

魯有兩仲子孝公之妾一仲子惠公之妾又一仲子左氏哀公二十四年傳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而隱之夫人又是子氏二傳所聞不同故有紛紛之說

此亦魯史原文葢魯有兩仲子不得不稱之曰惠公仲子也考仲子之宮不言惠公者承上文而略其辭也

釋例曰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謚以明所屬如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是也妾不得體君不得已而繫之子仲子繫惠公

而不得繫於孝公成風繫僖公而不得繫於莊公抑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者矣

春秋十二公夫人之見於經者桓夫人文姜莊夫人哀姜僖夫人聲姜宣夫人穆姜成夫人齊姜皆書薨書葬聲姜不書逆不書至文公成公不書生文夫人出姜不書薨葬隱夫人子氏書薨不書葬昭夫人孟子變薨言卒不書葬不稱夫人其妾母之見於經者僖母成風宣母敬嬴襄母定姒昭母齊歸皆書薨書葬稱夫人小君惟哀母定姒變薨

言卒不稱夫人小君其他若隱母聲子桓母仲子閔母叔姜皆不見於經定母則經傳皆闕而所謂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也

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穀梁傳夫人者隱公之妻也（左氏以為桓母公羊以為隱母並非）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春秋之例葬君則書葬君之母則書葬妻則不書所以别禮之輕重也隱見存而夫人薨故葬不書注謂隱弑賊不討故不書者非

成風敬嬴

成風敬嬴定姒襄公四年齊歸之書夫人書小君何也邦人稱之舊史書之夫子焉得而貶之在後世則秦芊氏漢薄氏之稱太后也直書而失自見矣定姒定公十五年魯有兩定姒書葬而不書夫人小君哀未君也劉原父曰姒氏為哀公之母定公之妾哀未成君故亦未敢謂其母夫人耳孟子則并不書葬不成喪也

君氏卒

君氏卒以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例之從左氏為是不言

子氏者子氏非一故繫之君以為別猶仲子之繫惠公也若天子之卿則當舉其名不但言氏也公羊穀梁二傳作尹氏或疑君氏之名別無所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葢當時有此稱然則去其夫人即為君氏矣戰國齊有君王后夫人子氏隱之妻嫡也故書薨君氏隱之母惠公之繼室妾也故書卒

不書葬者何春秋之初去西周未遠嫡妾之分尚嚴故

仲子別宮而獻六羽所謂猶秉周禮者也僖公以後日以僭踰於經可見矣

滕子薛伯杞伯

滕侯之降而子也薛侯之降而伯也杞侯之降而伯而子也貶之乎滕子來朝張無垢胡康侯謂貶其朝桓貶之者人之可也名之可也至於名盡之矣降其爵非情也古之天下猶今也崔呈秀魏廣微天下之人無字之者言及之則名之名之者惡之也惡之則名之焉盡之矣若降其少師而

為太子少師降其尚書而為侍郎郎中員外雖童子亦知其不可矣然則三國之降焉何沙隨程氏以為是三國者皆微困於諸侯之政而自貶焉孫明復已有此說伊川春秋傳畧同昭公十三年平丘之盟子産爭承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哀公十三年黄池之會子服景伯曰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皆其證也春秋之世衛稱公矣及其末也貶而侯貶而君史記衛世家昭公時三晉彊衛如小侯屬之成侯十六年衛更貶號曰侯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此著於史記而後人尚有不知者髙誘解吕氏春秋衛嗣君曰秦貶其號為君夫滕薛杞猶是也襄公二十七年宋之盟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

不與盟定公元年城成周宋仲幾曰滕薛郳吾役也則不惟自貶且為大國之私屬矣故魯史因而書之也

小國貧則滕薛杞降而稱伯稱子大國彊則齊世子光列於莒邾滕薛杞小邾之上齊世子光八會諸侯其五會並序諸侯之下至襄公十年伐鄭之會在滕薛杞小邾上十一年再會又進在莒邾上時為之也左氏謂以先至而進之亦託辭焉爾

闕文

桓公四年七年闕秋冬二時定公十四年闕冬一時公羊

成公十年闕冬十月昭公十年十二月無冬僖公二十八年冬無月而有壬申丁丑桓公十四年有夏五而無月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有朔而無甲子桓公三年至九年十一年至十七年無王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已丑陳侯鮑卒甲戌有日而無事皆春秋之闕文後人之脫漏也莊公二十二年夏五月無事而不書首月杜氏釋例以為闕謬穀梁有桓無王之說竊以為夫子於繼隱之後而書公即位則桓之志見矣奚待去其王以為貶邪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不書天闕文也文公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同

若曰以其錫桓而貶之則桓之立春秋固已公之矣

商臣而書楚子文公九年商人而書齊侯文公十五年五等之爵無所可貶孰有貶及於天王邪

僖公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言姜宣公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不言氏此與文公十四年叔彭生不言仲定公六年仲孫忌不言何同皆闕文也聖人之經平易正大

郘國賢寶曰夏五魯史之闕文歟春秋之闕文歟如謂魯史之闕文者筆則筆削則削何獨闕其所不必疑以示後世乎闕其所不必疑以示後世推不誠伯髙之心是不誠於後世也聖人豈為之哉不然則甲戌巳丑叔彭生仲孫忌又何為者是故夏五春秋之闕文也非魯史之闕文也范介儒守巳曰紀子伯郭公夏五之類傳經者之脱文耳謂為夫子之闕疑吾不信巳按甲戌巳丑似是魯史之文故左傳巳有再赴之說

夫人孫于齊

莊公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絶之也二年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復稱姜氏見魯人復以小君待之忘父而與讎通也先孫後會其間復歸於魯而春秋不書為國諱也此夫子削之矣

劉原父曰左氏曰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絶不為親禮也謂魯人絶文姜不以為親乃中禮爾 杜氏謂文姜之義宜與齊絶而復奔齊者乃是曲說 魏書竇瑗傳引注云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絶不為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絶有

罪故曰禮也葢先儒皆主此說然則母可絶乎宋襄之母獲罪於君歸其父母之國及襄公即位欲一見而義不可得作河廣之詩以自悲然宋亦不迎而致也為嘗獲罪於先君不可以私廢命也孔子論其詩而著之以為宋姬不為不慈襄公不為不孝今文姜之罪大絶不為親何傷於義哉

詩序猗嗟刺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趙氏因之有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之說此皆禁之於末

而不原其始者也夫文姜之反於魯必其與公之喪俱至其孫于齊爲國論所不容而去者也內諱奔謂之孫文姜之於齊父母之國也何至於書孫此直書而義自見者也於此而遂絶之則臣子之義伸而異日之醜行不登於史策矣莊公年少當國之臣不能堅持大義使之復還於魯憑君母之尊挾齊之强而恣睢淫佚遂至於不可制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左氏絶不爲親一言深得聖人之意而魯人既不能行後儒復昧其義所謂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遭變事

而不知其權豈不信夫

公及齊人狩于禚

莊公四年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冬公及齊人狩于禚夫人享齊侯猶可書也公與齊侯狩不可書也故變文而曰齊人人之者譏之也杜氏以為微者失之矣

楚呉書君書大夫

春秋之於呉楚斤斤焉不欲以其名與之也楚之見於

經也始於莊之十年曰荆而已二十三年於其來聘而人之二十八年復稱荆而不與其人也僖之元年始稱楚人四年盟于召陵始有大夫公羊傳謂文公九年使椒來聘始有大夫䟽矣又謂夷狄不氏非也屈完固已書氏二十一年會于盂始書楚子然使宜申來獻捷者楚子也二十一年而不書君圍宋者子玉二十七年救衛者子玉戰城濮者子玉也二十八年而不書帥聖人之意使之不得遽同於中夏也吳之見於經也始於成之七年曰吳而已襄之五年會于戚於其來聽諸侯之好

而人之十年十四年復稱吳殊會而不與其人也二十五年門于巢卒始書吳子（吳本伯爵春秋以其僭王降從四裔之例而書子）二十九年使札來聘始有大夫然滅州來（昭公十三年）戰長岸（十七年）敗雞父（二十三年）滅巢（二十四年）滅徐（三十年）伐越（三十二年）入郢（定公四年）敗檇李（十四年）伐陳（哀公六年）會柤（同上）會鄫（七年）伐我（八年）伐齊（十年一一年）救陳（十年）戰艾陵（十一年）會橐皋（十二年）並稱吳而不與其人會黃池（十三年）書晉侯及吳子而殊其會終春秋之文無書帥者使蠻夷之君不得主盟也是知書君

書大夫春秋之變文法也政交於中國矣以後世之事言之如劉石十六國之輩略之而已至魏齊周則不得不成之為國而列之於史遼金亦然此夫子所以錄楚吳也聖人錄之而後人必以為外之似非春秋之深旨矣

亡國書葬

紀已亡而書葬紀叔姬存紀也陳已亡而書葬陳哀公存陳也此聖人之情而見諸行事者也

許男新臣卒

許男新臣卒左氏傳曰許穆公卒於師葬之以侯禮也而經不言於師此舊史之闕夫子不敢增也穀梁子不得其說而以為内桓師劉原父以為去其師而歸卒於其國鑿矣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夫人者哀姜也哀姜之薨七年矣魯人有疑焉故不祔於姑至是因禘而致之不稱姜氏

承元年夫人姜氏薨于夷之文也哀姜與弑二君而猶以之配莊公是亂於禮矣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致夫人也躋僖公也皆魯道之衰而夫子所以傷之者也胡氏以夫人為成風成風尚存何以言致亦言之不順也以成風稱小君是亂嫡妾之分雖然猶愈於哀姜也說在乎漢光武之黜呂后而以薄氏配高廟也

及其大夫荀息

晉獻公之立奚齊以王法言之易樹子也以臣子言之則君父之命存焉古人重父命伯夷以父命之故不立而逃叔齊是也是故荀息之忠同於孔父仇牧

邢人狄人伐衛

春秋之文有從同若僖公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並舉二國而狄亦稱人臨文之不得不然也莊公二十三年荆人來聘趙氏鵬飛曰稱人非進之也若但書荆來聘則若舉國皆來於文不順故書人字以成文耳不然二十八年荆伐鄭何以不書人乎若惟狄而已則不稱

人十八年狄救齊二十一年狄侵衛是也穀梁傳謂狄稱人進之也何以不進之於救齊而進之於伐衛乎則又為之說曰善累而後進之夫伐衛何善之有

昭公五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不稱於越而稱越人亦同此例陸氏纂例曰凡夷狄與諸侯列序皆稱人以便文但君臣同辭

王入于王城不書

襄王之復左氏書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而經不書

其文則史也史之所無夫子不得而益也路史以為襄王未嘗復國而王子虎為之居守此鑿空之語（其說曰春秋始書天王出居後四年五月書公朝于王所冬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文公八年書天王崩未嘗書入也王猛居皇敬王居狄泉此畿内地而其入也猶且書之天下之主也鄭他國也亦既遠而戒矣孰有入不書哉納天子定王室是乃人臣之極勲而不書於經又何以春秋為然則襄王未嘗入也）且惠王嘗適鄭而處于櫟矣（襄公二十年）其出不書其入不書以路史之言例之則是未嘗出未嘗入也莊王僖王頃王崩皆不書以路史之言例之則是未嘗崩也而可乎（趙氏曰春秋王崩三

不書見王室不告魯亦不赴也愚謂此特因舊史之不書而二者之義自見

邵氏曰襄王之出也嘗告難於諸侯故仲尼據策而書之其入也與夫惠王之出入也皆未嘗告於諸侯策所不載仲尼雖得之傳聞安得益之乃若敬王之立則仲尼所見之世也子朝奔楚且有使以告諸侯況天王乎策之所具益昭如也故狄泉也書成周也書

事莫大於天王之入而春秋不書故夫子之自言也曰述而不作

星孛

春秋書星孛有言其所起者有言其所入者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不言所起重在北斗也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不言及漢重不在漢也

子卒

叔仲惠伯從君而死義矣而國史不書夫子平日未嘗闡幽及之者葢所謂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

之知者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孔寧儀行父從靈公宣淫於國殺忠諫之泄冶君弒不能死從楚子而入陳春秋之罪人也故書曰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杜預乃謂二子託楚以報君之讎靈公成喪賊討國復功足以補過嗚呼使無申叔時之言陳為楚縣矣二子者楚之臣僕矣尚何功之有幸而楚子復封成公反國二子無秋毫之力而杜氏為之曲說使後

世許諼不忠之臣得援以自觧嗚呼其亦愈於巳爲他人郡縣而猶言報讎者與與楚子之存陳不與楚子之納二臣也公羊子固巳言之曰存陳悕矣

三國來媵

十二公之世魯女嫁於諸侯多矣獨宋伯姬書三國來媵葢宣公元妃所生宣公元年夫人至自齊即穆姜庶出之子不書生故子同生特書庶出之女不書致不

書縢故伯姬歸於宋特書

衛碩人之詩曰東宮之妹正義曰東宮太子所居也繫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貴是知古人嫡庶之分不獨子也女亦然矣

弒或不稱大夫

凡書弒其大夫者義繫於君而責其專殺也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文不可曰盜殺大夫故不言大夫杜氏曰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其義不繫於君猶之盟會之卿書名

而已胡氏以為罪之而削其大夫非也

閽弒吳子餘祭言吳子則君可知矣文不可曰吳閽弒其君也盜殺蔡侯申同此　春秋中凡若此者皆趙子所謂避不成辭穀梁子曰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非也

邾子來會公

定公十四年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春秋未有書來會公者來會非朝也會于大蒐之地也嘉事不以野成故明年正月復來朝

葬用柔日

春秋葬皆用柔日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定公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已丑丁巳所卜之日也遲而至於明日者事之變也非用剛日也經文所書葬列國之君無非柔日者惟成公十五年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是剛日其亦雨不克葬遲而至於明日者與漢人不知此義而長陵高帝以丙寅茂陵武帝以甲申平陵昭帝以壬申渭陵元帝以丙戌義陵哀帝以壬寅皆用剛

日

穆天子傳盛姬之葬以壬戌疑其書為後人偽作

諸侯在喪稱子

凡繼立之君踰年正月乃書即位然後成之為君未踰年則稱子未踰年又未葬則稱名先君初没人子之心不忍忘其父也父前子名故稱名莊公三十二年子般卒襄公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已葬則子道畢而君道始矣子而不名文公十八年子卒僖公二十五年衛子

（成公）二十八年陳子（共公）定公三年邾子（隱公）是也（雜記曰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鄭氏注曰謂未踰年也）踰年則改元國不可以曠年無君（白虎通曰踰年稱公者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有不待葬而即位則已成之為君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定公元年夏六月戊辰公即位桓公十三年衛侯（惠公）宣公十一年陳侯（成公）成公三年宋公（共公）衛侯（定公）是也所以敬守而重社稷也（杜氏左傳注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蓋不達此義）此皆周公之制魯史之文而

夫子遵之者也公羊傳曰君存稱世子世子下仍當繫名若陳世子款鄭世子華之類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得之矣未葬而名亦有不名者僖公九年宋子襄公定公四年陳子懷公是也所以從同也盟會之文從同而書不得獨異已葬而不名亦有名之者昭公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劉蚠亦在喪王子猛是也所以示別也嫌於敬王王子朝鄭伯突出奔蔡者已即位之君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者已葬未踰年之子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非聖人之

抑忽而進突也忽突皆名别嫌也杜氏注賤之者非

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者未葬居喪之子也里克弑其君卓者踰年已即位之君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穀梁傳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非也

未踰年書爵

即位之禮必於踰年之正月即位然後國人稱之曰君春秋之時有先君已葬不待踰年而先即位者矣宣公十年齊侯使國佐來聘頃公成公四年鄭伯伐許悼公稱爵

者從其國之告亦以著其無父之罪

姒氏卒

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不書薨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葢春秋自成風以下雖以妾母為夫人然必公即位而後稱之此姒氏之不稱者本無其事也左氏謂不成喪者非後世之君多於柩前即位於是大行未葬而尊其母為皇太后後漢儀禮志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於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為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及乎所生亦以例加之妾貳於君子疑於父而

先王之禮亡矣

卿不書族

春秋之文不書族者有二義無駭卒挾卒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溺會齊師伐衛未賜氏也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意如至自晉婼至自晉一事再見因上文而畧其辭也公羊宣公元年傳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注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如後人作史一條之中再見者不復書姓左氏不得其

解於溺會齊師伐衛則曰疾之於歸父還自晉則曰善之豈有疾之而去族善之而又去族者乎

春秋隱桓之時卿大夫賜氏者尚少故無駭卒而羽父為之請族如挾如柔如溺皆未有氏族者也穀梁傳不爵大夫之說近之而未得其實莊閔以下則不復見於經其時無不賜氏者矣

劉原父曰諸侯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大國之卿三命次國之卿再命小國之卿一命其於王朝皆士也韓宣子稱晉士

起三命以名氏通再命名之一命略稱人周衰禮廢强弱相并卿大夫之制雖不能盡如古見於經者亦皆當時之實録也故隱桓之閒其去西周未久制度頗有存者是以魯有無駭柔挾鄭有宛詹秦楚多稱人至其晚節無不名氏通矣而邾莒滕薛之君日已益削轉從小國之例稱人而已說者不知其故因謂曹秦以下悉無大夫患其時有見者害其臆說因復構架無端以飾其偽彼固不知王者諸侯之制度班爵云爾

或曰翬不稱公子何與杜氏曰公子者當時之寵號宣元年注翬之稱公子也桓賜之也其終隱之篇不稱公子者未賜也劉原父曰公子雖親然天下無生而貴者是以命為大夫則名氏得兩通未命為大夫則得稱名不得稱公子若專命之罪則直書而自見矣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已賜氏也衛州吁弑其君完未賜氏也胡氏以為以國氏者累及乎上稱公子者誅及其身此求其說而不得故立此論爾

大夫稱子

周制公侯伯子男為五等之爵而大夫雖貴不敢稱子春秋自僖公以前大夫並以伯仲叔季為稱詩云伯兮叔兮此大夫之稱也春秋僖公十五年震夷伯之廟杜氏注夷謚伯字大夫既卒書字三桓之先曰共仲曰僖叔曰成季孟孫氏之稱子也自蔑也文公十五年叔孫氏之稱子也自豹也襄公七年季孫氏之稱子也自行父也文公十三年閔公元年書季子二年書高子皆春秋之特筆晉之諸卿在文公以前無稱子者魏氏之稱子也自犨也僖公二十三年欒氏之稱子也自枝也僖公二十八年趙氏之稱子也自衰也文公二年中行

氏之稱子也自林父也文公十三年郤氏之稱子也自缺也文公十三年知氏之稱子也自首也宣公十二年范氏之稱子也自會也宣公十二年韓氏之稱子也自厥也宣公十二年晉齊魯衛之執政稱子他國惟鄭間一有之餘則否不敢與大國並也魯之三家稱子他如臧氏子服氏叔仲氏皆以伯叔稱焉不敢與三家並也惟襄公十四年有子叔齊子論語有卞莊子其生也或以伯仲稱之如趙孟知伯死則謚之而後子之猶國君之死而謚稱公也於此可以見世之升降焉讀

春秋者其可忽諸

春秋時大夫雖僭稱子而不敢稱於其君之前猶之諸侯僭稱公而不敢稱於天子之前也何以知之以衛孔悝之鼎銘知之曰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曰乃考文叔興舊耆欲成叔孔成子烝鉏也文叔孔文子圉也叔而不子是君前不敢子也左傳韓厥言於晉侯亦云成季宣孟猶有先王之制存焉陸淳曰侯伯子男之位皆得稱其君曰公其子孫亦曰公子而謚不得云公者謚是王所賜也大夫之臣得稱其主曰子而謚不得稱子者謚是君所賜也至戰國則子又不足

言而封之為君矣洛誥予旦以多子越御事多子猶春秋傳之言羣子也宣公十二年唐孔氏以為大夫皆稱子非也

春秋自僖文以後而執政之卿始稱子其後則匹夫而為學者所宗亦得稱子老子孔子是也孔子弟子惟有子曾子二人稱子閔子冉子僅一見又其後則門人亦得稱之樂正子公都子之流是也孟子樂正子注子通稱故論語之稱子者皆弟子之於師如云非不説子之道衛君待子而為政之類孟子之稱子者皆師之於弟子

如云子誠齊人也子亦來見我乎之類亦世變之所從來矣

論語稱孔子爲子盖夫子而省其文門人之辭也亦有稱夫子者夫子矢之夫子喟然歎曰夫子不荅夫子莞爾而笑夫子憮然曰不直曰子而加以夫避不成辭也即此可悟春秋書法　凡對君卿大夫皆稱孔子又季氏一篇皆稱孔子乃記者之異

有謚則不稱字

春秋傳凡大夫之有謚者則不書字外大夫若宋若鄭若陳若蔡若楚若秦無謚也而後字之内大夫若羽父

若衆仲若子家無謚也而後字之公子亦然王藻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楚共王之五子其成君者皆謚康王靈王平王是也其不成君無謚而後字之子干子晳是也他國亦然陳之五父鄭之子亹子儀是也衛州吁齊無知賊也則名之作傳者於稱名之法可謂嚴且密矣

人君稱大夫字

古者人君於其國之卿大夫皆曰伯父鄭厲公謂原繁叔父魯隱公謂臧僖伯曰子大夫曰二三子不獨諸侯然也曲禮言列

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然而天子接之猶稱其字宣公十六年晉侯使士會平王室王曰季氏而弗聞乎成公三年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曰鞏伯實來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伯氏謂荀躒又曰叔氏而忘諸乎注叔籍談字周德雖衰辭不失舊此其稱字必先王之制也春秋凡命卿書字皆本於此周公作立政之書若侯國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並列於王官之後葢古之人君

恭以接下而不敢遺小國之臣故平平左右亦是率從而成上下之交矣

王貳於虢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而左氏之記周事曰王貳於虢王叛王孫蘇以天王之尊而曰貳曰叛若敵者之辭其不知春秋之義甚矣

星隕如雨

星隕如雨言多也啖氏曰奔流者衆如雨之多 漢書五行志成帝永

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至雞鳴止谷永對言春秋記異星隕最大自魯莊以來至今再見此為得之而後代之史或曰小星流百枚以上四面行或曰星流如織或曰四方星流大小縱横百餘皆其類也唐書天文志太和七年六月戊午日暮及曙四方流星大小縱横百餘　正統四年八月癸卯日夜達旦有流星大小二百六十餘余於甲申年閏六月丙申望見月食既星流竟夕始悟古時有此異不言石隕不至地也傳曰與雨偕也然則無雨而隕將不為異乎秋無麥苗不言嘉穀也據隱公元

年傳曰有蜚不為災不書使不害嘉穀焉用書之於經乎

築郿

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舊唐書禮儀志太常博士顧德章議引此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魯凡城二十四邑惟郿一邑書築其二十三邑曰城豈皆有宗廟先君之主乎又定公十五年城漆漆是邾邑正義知其不可通而曲為之說

城小穀

城小穀為管仲也據經文小穀不繫於齊疑左氏之誤范甯解穀梁傳曰小穀魯邑春秋發微曰曲阜西北有故小穀城按史記漢高帝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當即此地杜氏以此小穀為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劉昭郡國志酈道元水經注皆同按春秋有言穀不言小者莊公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僖公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文公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穀

成公五年公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四書穀而一書小穀别於穀也又昭公十一年傳曰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則知春秋四書之穀及管仲所封在濟北穀城而此之小穀自為魯邑爾况其時齊桓公始覇管仲之功尚未見於天下豈遽勤諸侯以城其私邑哉

齊人殺哀姜

哀姜通慶父弑閔公為國論所不容而孫于邾齊人取

而殺之義也而傳謂之巳甚非也

微子啓

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何孟春曰按書殷紂無道微子去之在武王克殷之前何應當日而有是事巳去之後無復還之理而牧野之戰亦必不從人而伐其宗國也

意此殆非微子事而逢伯之言特託之古人以規楚子乎

徐孚遠曰史記言微子持祭器造於軍門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夫武王既立武庚而又復微子之位則是微子與武庚同在故都也厥後武庚之叛微子何以初無異同之迹然則武王克商微子未嘗來歸也

襄仲如齊納幣

經書僖公之薨以十二月而公子遂如齊納幣則但書

冬即如杜氏之解移公薨於十一月而猶在二十五月之內惡得謂之禮乎

子叔姬卒

據傳杞桓公在位七十年其二十二年魯文公之十二年出一叔姬其五十年魯成公之四年又出一叔姬再娶於魯而再出之必無此理殆一事而左氏誤重書之爾成公九年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此其本事 且文公十二年經書曰二月庚子子叔姬卒何以知其為杞婦乎趙子曰書卒義與

僖公九年伯姬同以其為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其非先君之女也

齊昭公

文公十四年齊侯潘卒傳以為昭公按僖公二十七年經書齊侯昭卒孝公今此昭公即孝公之弟不當以先君之名為謚疑左氏之誤經不書非然僖公十七年傳曰葛嬴生昭公前後文同史記同先儒無致疑者

趙盾弑其君

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此董狐之直筆也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此董狐之巽辭也傳者不察其指而妄述孔子之言以為越境乃免謬矣穿之弑盾主之也討穿猶不得免也君臣之義無逃於天地之間而可逃之境外乎

臨于周廟

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杜氏以為文王廟也昭公十八年鄭子産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杜氏以

為厲王廟也傳曰鄭祖厲王宣公十二年鄭伯逆楚子之辭曰徼福於厲宣桓武而哀公二年蒯聵之禱亦云敢昭告於皇祖文王夫諸侯不得祖天子而有廟焉何曰此廟也非祖也始封之君謂之祖雖然伯禽為文王之孫鄭桓為厲王之子其就封而之國也將何祭哉天下有無祖考之人乎而況於有土者乎意者特立一廟以祀文王厲王而謂之周廟歟漢時有郡國廟其亦倣古而為之歟漢高帝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盎亦以天下不可有無廟之諸侯王也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

大王之手明白

竹書紀年成王十三年夏六月魯大禘於周公廟按二十一年周文公薨於豐周公未薨何以有廟蓋周廟也是則始封之君有廟亦可因此而知禘之說公字衍

欒懷子

晉人殺欒盈安得有謚傳言懷子好施士多歸之豈其家臣為之謚而遂傳於史策邪

子大叔之廟

昭公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産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産乃使辟之十八年簡兵大蒐將為蒐除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二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産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南鄉子産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産及衝使從者正之曰毀於北方此亦一事而記者或以為葬或以為蒐傳兩存之而失刪其

一耳

城成周

昭公三十二年傳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定公元年傳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

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干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此是一事左氏兩收而失刪其一周之正月晉之十一月也其下文曰巳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又曰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庚寅即巳丑之明日而傳分為兩年豈有遲之兩月而始栽宋仲幾乃不受功者乎且此役不過三旬而畢矣

五伯

五伯之稱有二有三代之五伯有春秋之五伯左氏成公二年齊國佐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元凱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詩正義引服虔云五伯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與此同應劭風俗通亦主此說）孟子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趙臺卿注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二說不同（顔師古注漢書異姓諸侯王表五伯則以為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同姓諸侯王表五伯則以為齊桓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　白虎通並存二說其後一說謂齊桓晉文秦繆楚莊吳闔閭）據

國佐對晉人言其時楚莊之卒甫二年不當遂列為五亦不當繼此無伯而定於五也其通指三代無疑國語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明其後八姓昆吾為夏伯大彭豕韋為商伯莊子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李軌注彭祖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是所謂五伯者亦商時也（淮南子至於昆吾夏后之世高誘注昆吾夏之伯夏后桀世也）是知國佐以前其有五伯之名也久矣（據此周時但有二伯穀梁傳文質子不及二伯左傳昭公四年椒舉對楚子言六王二公亦但指齊桓晉文）若孟子所稱五

伯而以桓公為盛則止就東周以後言之如嚴安所謂周之衰三百餘歲而五霸更起者也然趙氏以宋襄並列亦未為允宋襄求霸不成傷於泓以卒未嘗霸也史記言越王句踐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伯子長在臺卿之前所聞異辭越世家言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為伯又言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淮南子亦言越王句踐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朝之然則言三代之五伯當如杜氏之說言春秋之五伯當列句踐而去宋襄荀子以桓文及楚莊闔閭句踐為五伯江都

易王問越王句踐董仲舒對以五伯是當時以句踐為五伯之數　斯得之矣

占法之多

以日占事者史記天官書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是也以時占事者越絶書公孫聖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史記賈誼傳庚子日斜服集予舍是也又有以月行所在為占史記龜策傳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漢書翼奉言白鶴館以月宿亢災後漢書蘇竟言白虹見時月

入於畢是也周禮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則古人之法可知矣漢以下則其說愈多其占愈鑿加以日時風角雲氣遲疾變動不一其物故有一事而合於此者或迕於彼豈非所謂大道以多岐亡羊者邪故士文伯對晉侯以六物不同民心不壹而太史公亦謂臯唐甘石書傳凌雜米鹽在人自得之於象占之外耳

干寶解易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曰一卦六爻則皆雜

有八卦之氣若初九為震爻九二為坎爻也或若見辰戌言艮巳亥言兌也或以甲壬名乾乙癸名坤也或若以午位名離以子位名坎或若得來為惡物王相為興休廢為衰解爻有等故曰物曰爻中之義羣物交集五星四氣六親九族福德刑殺衆形萬類皆來發於爻故總謂之物也說易如此小數詳而大道隱矣以此卜筮亦必不驗天文亦然

褚先生補史記日者列傳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

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歴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

以日同為占

裨竈以逢公卒於戊子日而謂今七月戊子晉君將死萇弘以昆吾乙卯日亡而謂毛得殺毛伯而代之是乙卯日以卜其亡此以日之同於古人者為占又是一法

天道遠

春秋時鄭裨竈魯梓慎最明於天文昭公十八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災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産不從亦不復火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食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秋八月大雩是雖二子之精亦有時而失之也昭公七年公將適楚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子服惠伯曰行三月公如楚故張衡思玄賦曰慎竈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

一事兩占

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

而淫於玄枵以有時災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十一月癸巳天王崩十二月楚康王卒宋鄭皆饑一事兩占皆驗

春秋言天之學

天文五行之學愈踈則多中愈密則愈多不中春秋時言天者不過本之分星合之五行驗之日食星孛之類

而已五緯之中但言歲星而餘四星占不之及何其簡也邵子曰五星之說自甘公石公始　而其所詳者往往在於君卿大夫言語動作威儀之間及人事之治亂敬怠故其說也易知而其驗也不爽楊子法言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

左氏不必盡信

昔人所言興亡禍福之故不必盡驗左氏但記其信而有徵者爾而亦不盡信也三良殉死君子是以知秦之

不復東征至於孝公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其後始皇遂并天下季札聞齊風以為國未可量乃不久而篡於陳氏聞鄭風以為其先亡乎而鄭至三家分晉之後始滅於韓渾罕言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而滕滅於宋王偃在諸姬為最後僖三十一年狄圍衛衛遷於帝丘卜曰三百年而衛至秦二世元年始廢歷四百二十一年是左氏所記之言亦不盡信也

列國官名

春秋時列國官名若晉之中行宋之門尹鄭之馬師秦之不更庶長皆他國所無而楚尤多有莫敖令尹司馬太宰少宰御士左史右領左尹右尹連尹鍼尹宣公四年有箴尹克黃哀公十六年有箴尹固疑即緘尹寢尹工尹卜尹芋尹陳有芋尹益藍尹沈尹清尹莠尹囂尹陵尹郊尹樂尹宮廄尹監馬尹揚豚尹武城尹其官名大抵異於他國宋有褚師而鄭亦有之昭公十一年子晳請以印為褚師

地名

左傳成公元年戰于鞌入自丘輿注云齊邑三年鄭師禦晉敗諸丘輿注云鄭地哀公十四年阬氏葬諸丘輿注云阬氏魯人也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又是魯地是三丘輿為三國地也文公七年穆伯如莒涖盟及鄢陵注云莒邑成公十六年戰于鄢陵注云鄭地今屬潁川郡是二鄢陵為二國地也襄公十四年伐秦至于棫林注云秦地十六年次于棫林注云許地是二棫林為二國地也襄公十七年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

注云曹邑二十五年同盟于重丘注云齊地是二重丘為二國地也定公十二年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無注當是魯地哀公十三年彌庸見姑蔑之旗注云越地今東陽大末縣是二姑蔑為二國地也

地名盂者有五僖公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宋之盂也定公八年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周之盂也十四年衛太子蒯聵獻盂于齊衛之盂也而晉則有二盂昭公二十八年盂丙

為盂大夫今太原盂縣哀公四年齊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畤陰人盂壺口此盂當在邢洺之間

州國有二桓公五年州公如曹注州國在城陽淳于縣十一年鄖人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注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

昌歜

僖公三十年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注曰昌歜昌蒲葅而釋文歜音在感反正義曰齊有邴歜

魯有公父歜文公十七年周甘歜敗戎于邥垂　其音為觸說文歜盛氣怒也從欠蜀聲此昌歜之音相傳為在感反不知與彼為同為異今𢎞顧氏玉篇有歜字徂敢切昌蒲菹也然則傳之昌歜正合此字而唐人已誤作歜廣韻亦誤作歜是知南北之學陸孔諸儒猶有不能徧通哀公二十五年若見之君將𣪊之今本作𣪍廣韻注曰說文從口盎經典之誤文不自天寶開成始矣

襄公二十四年日有食之正義曰此與二十一年頻月

日食理必不然但其字則變古為篆改篆為隸書則縑以代簡紙以代縑多歴世代轉寫謬誤失其本真後儒因循莫能改易此通人之至論攷魏書江式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世謂之古文自古文以至於今其傳寫不知幾千百矣安得無誤後之學者於其所不能通必穿鑿而曲為之説其為經典之害也甚矣古之教人必先小學小學之書聲音文字是也顔氏家

訓曰夫文字者墳籍根本世之學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是徐邈而非許慎習賦誦者信褚詮而忽呂忱明史記者專皮鄒而廢篆籀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是其枝葉小學乃其宗系吾有取乎其言

文字不同

五經中文字不同多矣有一經之中而自不同者如桑葚見於衛詩而魯則為黮鬯弓著於鄭風而秦則為韔左氏一書其錄楚也薳氏或為蔿氏箴尹或為鍼尹況

於鐘鼎之文乎記曰書同文亦言其大略耳

所見異辭已下公羊傳

孔子生於昭定哀之世文宣成襄則所聞也隱桓莊閔僖則所傳聞也國史所載策書之文或有不備孔子得據其所見以補之至於所聞則遠矣所傳聞則又遠矣雖得之於聞必將參互以求其信信則書之疑則闕之此其所以為異辭也公子益師之卒魯史不書其日遠而無所攷矣無駭卒挾卒不書日同此義以此釋經豈不甚易而實

是乎何休見桓公二年㑹稷之傳以恩之淺深有諱與目言之異而以書日不書日詳略之分為同此例則甚難而實非矣竊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三語必有所本而齊魯諸儒述之然其義有三闕文一也諱惡二也言孫三也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從前之一說則略於遠而詳於近從後之二說則晦於近而章於遠讀春秋者可以得之矣漢書言孔子作春秋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及口說流行故有

公羊穀梁鄒夾之學（鄒氏夾氏無傳）夫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曾子且聞而未達非子游舉其事以實之亦烏得而明哉故曰春秋之失亂

紀履綸來逆女

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富平李因篤曰此言經所以不書紀侯者以見母雖不通而紀侯有母則不

得自稱主人以別於宋公之無母也

母弟稱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公羊傳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左氏宣公十七年傳亦曰凡稱弟皆母弟也何休以為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異於羣公子也夫一父之子而以同母不同母為親疎此時人至陋之見春秋以下骨肉衰薄禍亂萌生鮮不由此詩人美鳲鳩均愛七子豈有於父母則望之以均平於兄弟則教之以疏

外以此為質是所謂直情而徑行非親親之道郭氏曰若如公羊之說則異母兄弟不謂之兄弟乎程子曰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葢謂嫡耳非以同母弟為加親也若以同母弟為加親則知有母不知有父是禽獸也

子沈子

隠公十一年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子沈子後師明説此意者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不但言子曰

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按傳中有子公羊子曰（桓公六年宣公五年）而又有子沈子曰（隱公十一年莊公十年定公元年）子司馬子曰（莊公三十年）子女子曰（女音汝閔公元年）子北宫子曰（哀公四年）何後師之多歟（又有魯子曰莊公三年二十三年僖公五年二十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有高子曰文公四年皆不冠子　穀梁傳有穀梁子曰隱公五年桓公八年尸子曰隱公五年桓公八年沈子曰定公元年皆不冠子）然則此傳不盡出於公羊子也明矣

穀伯鄧侯書名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皆何以名失地之君

也穀鄧去魯甚遠不緣失地不得皆朝於魯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其義甚明而何氏乃有去二時者桓公以火攻人君之說又有不月者失地君朝惡人之說胡氏因之遂以朝桓之貶歸之於天道矣

鄭忽書名

鄭忽出奔衛傳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傳文簡而難曉李因篤曰春秋之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見初獻六羽傳

是則公侯為一等伯子男為一等也故子産曰鄭伯男也遭喪未踰年之君公侯皆稱子如宋子衛子陳子之類是也以其等本貴於伯子男故降而為子今鄭伯爵也伯與子男為一等下此更無所降不得不降而書名矣名非貶忽之辭故曰辭無所貶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桓公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從逆者而言謂之王后從歸者而言謂之季姜此

自然之文也猶詩之言為韓姞相攸也猶左氏之言息嬀將歸過蔡也皆未嫁而冠以夫國之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也而公羊以為王者無外其辭成矣又以為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其說經雖巧而非聖人之意矣今將曰逆季姜于紀則初學之士亦知其不通又將曰王后歸于京師則王后者誰之女辭窮矣公羊子益拘於在國稱女之例隱公二年傳女在其國稱女在途稱婦入國稱夫人而不知文固有倒之而順者也

傳文則有不同者左氏莊公十八年陳嬀歸于京師實惠后

争門

公羊閔公二年傳桓公使髙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於争門者是也或曰自争門至於吏門者是也注鹿門魯南城東門也據左傳臧紇斬鹿門之關出奔邾是也争門吏門並闕按説文淨魯北城門池也从水争聲士耕切是争門即以此水名省文作

爭爾廣韻作埩後人以瀞字省作淨音才性切而梵書用之自南北史以下俱為才性之爭鬥不復知矣禮記潔靜精微只作靜字

仲嬰齊卒

魯有二嬰齊皆公孫也成公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其為仲遂後者也杜氏注曰襄仲子公孫歸父弟成公十七年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則子叔聲伯也季友仲遂皆生而賜氏故其子即以父字為氏劉炫曰仲遂受賜為仲氏故其子孫

稱仲氏孔氏曰死後賜族乃是正法春秋之世有非禮生賜族者華督是也季友仲遂亦同此例中唐以後賜功臣之號亦此意也生而賜氏非禮也以父字為氏亦非禮也春秋從其本稱而不沒其變氏其生也書公子遂其死也書仲遂卒于垂於其子也其生也書公孫歸父其死也書仲嬰齊卒公子季友卒亦同此義惟季友之子不見於經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此言仲嬰齊亦是公孫嬰齊非謂子叔聲伯故注云未見於經為公孫嬰齊今為大夫死見經為仲嬰齊此漢人解經之善若子叔

聲伯則戰鞌（成公二年）如晉（六年）如莒（八年）已屢見於經矣

為人後者為之子此語必有所受然嬰齊之為後後仲遂非後歸父也（猶之叔孫僑如奔而立豹）以為為兄後則非也傳拘於孫以王父字為氏之說而以嬰齊為後歸父則以弟後兄亂昭穆之倫矣非也且三桓亦何愛於歸父而為之立後哉

隱十年無正（已下穀梁傳）

隱十年無正者以無其月之事而不書非有意削之也

穀梁以為隱不自正者鑿矣趙氏曰宣成以前人名及甲子多不具舊史闕也得之矣

戎菽

莊公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傳曰戎菽也似據管子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蔥及戎菽布之天下而為之說桓公以戎捷夸示諸侯豈徒一戎菽哉且生民之詩曰蓺之荏菽荏菽斾斾傳曰荏菽戎菽也爾雅戎菽謂之荏菽亦作茙菽列子北宮子既歸進其茙菽有稻粱之味則自后稷之生而已蓺之

不待桓公而始布矣

隕石于宋五

公穀二傳相傳受之子夏其宏綱大指得聖人之深意者凡數十條然而齊魯之間人自為師窮鄉多異曲學多辯其穿鑿以誤後人者亦不少矣且如隕石于宋五六鷁左氏公羊作鶂退飛過宋都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非史云五石而夫子改之石五史云鷁六而夫子改之六鷁也穀梁子曰隕石于宋五後數散辭也六鷁退飛過宋都

先數聚辭也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其散辭乎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其聚辭乎初九潛龍後九也九二見龍先九也世未有為之説者也

石無知故日之然則梁山崩不日何也鶂微有知之物故月之然則有鸜鵒來巢不月何也夫月日之有無其文則史也故劉敞謂言是月者宋不告日嫌與隕石同日書是月以别之也

王子虎卒

文公四年夏五月王子虎卒左氏以為王叔文公者是也而穀梁以為叔服按此後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成公元年劉康公伐戎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明叔服别是一人非王子虎胡氏仍穀梁之誤

穀梁日誤作曰

穀梁傳宣公十五年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曰潞子嬰兒賢也疏解甚迂按傳文曰字誤當作其日潞

子嬰兒賢也書臯陶謨思曰贊贊襄哉呂刑今爾罔不由慰曰勤易大畜九三曰閑輿衛皆當作日古人日曰二字同一書法唯曰若之曰上畫不滿與日字異耳故陸氏釋文於九經中遇二字可疑者即加音切又有一字而兩讀者如詩豈不曰戒曰音越又人栗反曰為改歲曰殺羔羊亦然自古經師所傳或以為日月之日或以為曰若之曰陸氏兩存而以其音別之毛晃以為一字兩音而駁其失誤矣史記秦始皇本紀辯而以責一日之狐正義曰日音駟

日知錄卷四